

在激流中

楊 野 著

4660

在激流中

楊 野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中篇小說，写一个村庄在农業合作化的道路上，經過曲折复杂的斗争胜利前进的面貌。作者以極大的热情描写了那些积极办社，为社会主义事業坚决斗争的人們。同时着重批判一个居功驕傲，脱离羣众，追求个人享受、有严重退坡思想的村黨支部書記，批評了几个有右傾保守思想和腐化墮落的省、县幹部以及有資本主义思想的农民，並揭露了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陰謀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4 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號 712 字數 94,000 開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張 5 $\frac{1}{8}$ 插頁 2

195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8200 冊

定價(6) 0.44 元

統一書号：10020•712

定 价： 0.44 元

这一天是旧历正月初三。

从县城到东刘镇的大道上，来来往往尽是拜年走亲的人。这一阵路上刚清静下来，只有一辆牛车慢吞吞地往东走。赶车的是个老头，他斜坐在车辕上，右手扶在黄牛屁股上，左手捋着鬍子，亮开嗓唱河北梆子：

秋胡打馬啊……离……山……崗哦哈啊……

心里我惱恨刘大王啊……

.....

大車慢悠悠地前进，車上盤左右搖晃着，車軸撞着輪子，咯啦咯啦地直响，声音怪清脆的。

天快要晌午了。在无边无沿的大平原上，天空显得特别宽广，太陽照得格外亮堂，沒有一絲云彩，藍藍的天空顏色更鮮艳了。大道兩边的地面上，像手掌一样平，麥壟种得笔直，像木匠打了墨綫一样。麥苗黑油油的，足有五六寸長，看这个胚子，十拿九穩要丰收。

各村里都是一片欢乐气象。你在漫野里走，前后左右都是鑼鼓家伙声，就像是漫天遍地响着滾雷。

这时候，大道上从远到近响来一片清脆的铃声。在牛車后面，赶来一辆騾馬掛的轎車。喝！这辆車真神气，駕駛的是一匹細腿高腰的大青騾子，挑套的是一匹棗紅閤馬，屁股肥的像案板，渾身的毛發亮。赶車的搖起長鞭，在空中轉了几轉，啪的抽了一下，兩匹牲口昂着头小跑起来，脖子上的串鈴叮令噹啷响得更紧了。

轎車毫不費勁，輕飄飄地赶过了牛車，不大的工夫，铃声就响远了。

牛車照样慢悠悠地前进。

在西北方向的岔道上，来了个騎驢的人。剛才這兩輛車一快一慢的情形，他看了个清清楚楚，轎車早就远下去了，他还手打涼棚拔着脖子了望。这人不过二十五岁，高条子身量，一双大眼凹进去，烏黑晶亮，左臉上有一塊酒盅大的伤疤。他穿着藍布的棉大衣，棉帽子的护耳沒有放下来，戴的端端正正。他操着手打偏座坐在驢身上，头向前傾着，看上去就好像渾身的勁沒处使，像是滿弦上的箭，随时可以射出。这人就是崔家庄紅五月农業生产合作社的社長崔成。这天他从城北大王庄舅舅家拜年回来，急急忙忙地赶着回家，那匹粉鼻子粉眼白肚皮的大黑草驢，一路上被赶的落不下蹄子，呼呼地喘气，打响鼻。

崔成讓那輛轎車吸住了，他笑着点点头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这才像个赶路的。”其实他並不是眼紅那輛轎車的閤气，是覺得这套快馬輕車正对他的脾气。他从小做事情就喜欢干淨麻利快，鷄叫等不到天明，碰到磨磨蹭蹭的

人他就头痛。他用脚碰碰驢肚皮，草驢又小跑起来，轉眼工夫赶过了牛車。他看看那兩头沒紧沒慢的牛，搖搖頭自言自語地說：“赶这号車出門，我宁肯用兩条腿跑。”

赶过了牛車，崔成又琢磨起社里的事情来。原来他到舅舅家去拜年，正赶上大王庄全村农民都入了合作社，大年初二就忙着开庆祝大会，鬧的热火朝天。他舅舅王如海是社里的管理委員，負責指导改良土壤。这几天笑的閉不上嘴，他抓着絡腮鬍子，捏着那桿又粗又大的旱烟袋，指手划脚地对崔成說：“社大了人多势众啊，社里打算过了‘破五’就动手，先把庄西那一片沙荒地拉上坑泥土，今年种上花生、紅薯。哈哈，就算收五成吧，你看增加多少粮食啊。这个活兒工程可不小哩，全社几十輛大車都得出动。”老头越說越帶勁，手脚都舞蹈起来。

赶到大王庄来参加庆祝大会的县委副书记李耀同志，拍着崔成的肩膀說：“小崔，你看見了嗎？这多帶勁，这才像个搞社会主义的样子，咱們这里是老区，老区就要起帶头作用，合作社办了这么多年，来他个全村全乡全区合作化，够条件啦。小伙子，再使把勁，还能比不上老將嗎？嗯！”說着，他还朝舅舅那边努努嘴。

老头沒等李耀說完，就眉飞色舞地說：“对啊，成，鬧社会主义嘛，多一点快一点，都是庄稼人的福气啊。”

李耀又在大会上講了一套大道理，他說到今年是1955年，是实行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第三个年头，今年工作做的好坏，对能不能提前完成五年計劃有决定的意义。

这个大会在崔成心里点了一把火。社会主义——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他参观过国营农场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，看到过苏联集体农庄幸福生活的电影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以后，那日子多美啊。这日子并不多远，它一天天地接近了。在这个革命的节骨眼儿上，可不能跟在后头磨磨蹭蹭的，应该使出吃奶的劲来干。

本来打算在舅舅家里再玩一天，可是这把火烧的他待不住，初三这天刚麻麻亮，他就备好牲口起身了。

崔成骑着驴，一路走一路琢磨自己村里的工作。

他盘算着崔家庄全村合作化是满够条件的，全村一百二十三户人家，有两个合作社，一个叫红五月合作社，有三十一户社员；一个叫丰收合作社，有二十户社员。两个社都有三四年的历史了。丰收社因为底子富，大半都成了富裕户，每年增产的更多。谁看了都眼红，要求入社的一年比一年多。因为丰收社底子富，增产多，村里几个互助组都想参加这个社。可是社长崔有炳头一个不同意，他心里话：“饭做好啦你们来请现成，老社员打天下，你们来享清福。没这么便宜的事。”嘴里却推脱着：“社大了难办，千人千脾气，万人万模样，一百个人一百个心眼，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准得砸锅。你们自己凑合起来不正好吗，情投意合的。”

丰收社的大门关的严实合缝，苍蝇也鑽不进去。1953年是二十户，现在还是二十户。群众很不满意，提起丰收社就哼鼻子：“高攀不上啊！”有些人等不及了，就屈着心加

入紅五月社，因為紅五月社都是些窮戶組織起來的，開頭少車沒牛的，這幾年雖說步步上升，可是跟丰收社比，還差着好大一截子。有些人還想着丰收社這個紅，等等看。

“有炳叔啊有炳叔，你這個腦筋越來越不對頭了。這樣鬧下去，怎麼進社會主義呢？”想到這裡，崔成嘆了口氣。他覺得村里最棘手的是有炳叔，在黨的支部委員會上，向他提過多少意見，可是都像叫大風颳走了一樣，沒有半點效力。他那套道理比你還多，動不動就擺老資格：“你才出世幾天，不懂得革命的酸甜苦辣，‘七七’事變那年我拉游擊隊，你還在地主家放羊呢……”

崔有炳的影子就像在他的面前，他又高又大，像半截塔似的，穿着去年冬天新制的羔子皮的皮襖，戴着皮帽子，走起路來晃晃蕩蕩的。嘴角歪着，像對誰也看不上眼。

崔成吐了一口唾沫，心裡那股熱火勁冷了一半，他想到合作化這件事並不簡單，三拳兩腳是幹不成的，第一關先得打通崔有炳的思想。

驢子沒有人催牠，信馬由韁地走進村口。一陣鑼鼓聲打斷了崔成的念頭。他習慣地跳下牲口，搭好韁繩，跟在驢後面。

在朝陽的牆根下，站滿了穿得花紅柳綠的姑娘媳婦們，七八個小伙子圍着一面大鼓，敲鼓的光穿一件小棉襖還敞開懷，頭上帽也不戴，騰騰地直冒熱氣。敲家伙的亮開鉞，一蹦離地三尺高。

鑼鼓震的耳朵嗡嗡叫。在一棵一攬多粗的大槐樹底

下，一羣农村剧团的姑娘們在学唱歌，歌声叫鑼鼓声給遮盖了。村校的小操場上，十来个小伙子練高蹺，有兩伙兒叠罗汉；一伙兒跳高桌；还有几个人單个練动作：劈叉的，海鴨浮水的，倒背着手，躬着腰，搖頭晃腦裝老汉的，真是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。孩子們圍了一圈兒，蹦蹦跳跳，吵吵鬧鬧，摹仿着操場上蹺高蹺的动作。

要是在別的时候，这一步紧一步的鼓点兒，早把崔成的心敲飞啦，手脚痒痒的难受，非立刻扭起来不可。每年蹺高蹺、扭秧歌，他热上来飯也顧不得吃，直跳的兩腿發脹發痛，才算过了癮。可是这一回有些破例，鑼鼓声对他沒發生效力，他只是似看不看地朝操場那边瞥了一眼，就毛手毛脚地赶着牲口走出庄子，下坡的时候，他順便一縱身子，像沾住一样坐在驢背上，腦子里又釘上剛才想的那些問題了。社里人都摸透了他这个脾气，一件事只要上了他的心，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睡，也非得弄出个結果来才歇手。要是弄不出个青紅皂白，你拴上八匹馬也拉不回他来。老头們說他活像那个“水滸傳”里的拚命三郎石秀。

二

支部委員會照例是在崔有炳家里开。这不光是因为崔有炳是支部書記，主要是为的这里房子寬敞，开会方

便。这座房子原来是地主崔八爷的，土地改革的时候，做了村公所的办公处，剩下几间房，崔有炳就搬了进去。

这是一座瓦房，北、东、西三面各有五间，南面除了大门洞子，还有两大间。崔有炳就住在东偏房。他的卧房可是出了名的漂亮，去年结婚的时候换了个一崭新。花顶棚、花墙围子，都是新裱糊的，鸭蛋青的底子上襯着一朵朵浅红色的大牡丹花。靠墙有两座漆得像镜子似的大橱子，正中放一张大方桌，桌子上一面二尺多高的大镜子，镜子两边是一对大磁花瓶，瓶里插着一束红牡丹花，是纸做的。炕上放着一架雕了细花的被阁子^①，上面叠着好几床花洋布的棉被。印花的被单子下面，铺着一床白羊毛的炕毡。这些东西，除了笨重家具是分的地主的以外，大部分是他老婆带来的。在农村里，也算是够排场的了。

崔成刚吃完晚饭就来找崔有炳。一进院子，看见有炳的老婆玉红倚着门框站着，她抄着手，两腿别着，脸上带着七分笑容。看见崔成进来，赶紧走出来，忙着捋捋头髮，拉拉衣襟，扭着腰，左看看右看看，脸上的笑容足足有十分了。

“哎哟，我的大侄儿，两天没见你了，逢年过节的啦，还那么忙干吗呀？”玉红又像是说话又像是唱，抛着一口天津腔。那声调叫人听了骨头都要发酥。说着眉也飞眼也飘的，拉着崔成到屋里去。

① 被阁子，是北方的一种家具，放在炕头上搁被子用的。

“我找有炳叔，有要紧的事商量。”崔成的手讓玉紅拉得緊緊地，想擺也擺不掉。

“你有炳叔擱下飯碗就串門兒去了，吃兩袋烟的工夫就會回來。哦！……有你小嬌子陪你坐一會兒，還嫌冷清嗎？嗯。”說着，把崔成的手結結實實地捏了兩下，故意地把頭髮梢挨到崔成的臉上。崔成覺得身上麻酥酥的，心里熱乎乎的，撲通撲通直跳，臉上有些發燒。他使了好大勁兒才擺脫這個女人的手，坐在炕沿上說：“嬌子，別跟我鬧。”

崔成這小伙子幹活做工作，都像只小老虎，可就是不會跟女人們打交道，見了姑娘們好紅臉。從去年冬天，他就覺着玉紅在向他撩撥，這個女人來這裡不久，就“窗戶眼兒里吹喇叭——名聲在外”啦，她見了俊俏一點兒的小伙子，就眉來眼去，動手動腳的。因為她長的漂亮，又會勾引人，庄上不規矩的人們就給她起了個外號，叫“一罐蜜”。

原來這玉紅是縣城里開雜貨鋪的張滿堂的老婆，在天津長大的，從小就養成了好吃懶做、風風流流的習氣。在城里是有名的“破鞋”，跟崔家庄的富農崔登是老交情。去年春上張滿堂得了傷寒病死了，就由崔登做媒，介紹給崔有炳結了婚。崔登辦這一手有兩層主意：把玉紅搬到崔家庄來，就是給他送上門來，用不着十天半月往城里跑一趟了；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崔有炳拴住，將來工夫做到了家，就成了他崔登的護身符了。

崔有炳的前妻在1953年病死了，兒子参加了工作，家里只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娘，村里人都劝他赶快續一个，娘也催促他再娶一个，崔有炳当然更着急。可是娶个后婚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他自己快五十岁了，年輕的閨女人家不干，年紀大一点兒的寡妇他又不要，想找个可心如意的人就难啦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崔登瞅准了这个机会。他觉得这是一个梯子，順着这兒就可以靠近崔有炳。只要能靠上，往后的事就好办了。这样，为了崔有炳續弦的事，崔登張罗的最热心。也是“無巧不成書”，偏偏赶上張滿堂病死，崔登就覺着他的机会到了。就在赶集上店进城办事的时候，拉着有炳到玉紅家去玩。这玉紅可真有一套勾人的本事，不过那么三五回，就把这个半老头兒迷上啦。崔有炳虽然知道这女人名声不大好，可是他还不知道崔登和她的关系。她今年三十岁，可是看上去頂多不过二十四五，还那么水葱兒似的，在崔家庄周圍找不出这么标致的人来。待人真像一盆火，讓人靠上去捨不得离开。崔登看看有个八九成了，就当面向有炳提出来，又錦上添花地給玉紅吹了一通，說她的人品好，脾气好，会照应人，娶了这么个嬌子，奶奶也享了福。就这样，亲事很快就說成了。

这娘兒們剛进門几个月还規規矩矩的，呆了不久，就暗暗地跟崔登打的火热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那股子浪勁兒就露出来了，背着崔有炳，見了俊俏的年輕小伙子就勾勾搭搭。“一罐蜜”这个外号，也就偷偷地傳开了。

玉紅早就有心勾引崔成，这个还没結婚的小伙子，对

她來說覺得最班配，人長的又壯又洒利，是村上數一數二的幹部，她覺着不弄到手里心中是個病。在崔成身上，她用了不少工夫，見了面，她的眉毛、眼睛、嘴角、手、腳都在用工夫，都在向他表示：你來呀，別呆頭呆腦的，你看我這臉蛋兒多俏皮，這身腰多窈窕，只要你點點頭，擠擠眼兒，我就會把你摟起來。可是崔成卻沒有把這些放在眼里，就像一塊磨石，又硬又冷，這些軟工夫用在他身上沒有用處。

今天是初三晚上，在明光錚亮的大泡子燈底下，崔成顯得更洒利了，玉紅越看越愛，恨不得馬上親他兩下。她挨着崔成坐下來，順手拿了一支香煙，吸着，又遞給崔成：“大侄兒啊，你尝尝嬋子這支煙，滋味兒可兩樣吶，嗯。”

崔成再也沉不住氣啦，他替玉紅害臊，覺得頭皮麻酥酥的，他登地站起來就往外走。

崔成走到外間里，正碰上崔有炳走進來，他像找到了解圍的人一樣鬆了口氣。

“有炳叔，我有事等你等急了，正想走呢。”

“初三晚上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來，到屋里烤烤火，鬧兩杯，一年忙到頭，也該樂和幾天啦。”崔有炳樂滋滋的，嘴里還哼着小調。他一年到頭無愁無憂，覺得事事隨心如意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，老干部的聲望又高，他覺得自己是崔家庄的頂天柱，沒有干不了的事，沒有完不成的任務。家里，又有這麼一個又嬌又嫩的老婆。真想不到有這樣的老人來福。

崔有炳参加革命以前，是个道地的中农，一年忙下来，勉强强够吃够用，日子过的巴巴结结，可也不该人家不欠人家。自从日本鬼子一来，他家就走了下坡路。老爹让鬼子活活吓死，1941年夏天，鬼子修飞机场，把他家五亩好地占了去，这是他家的粮食囤，每年就仗着这块地出粮食，丢了这块地，就等于丢了饭碗。崔有炳那阵子急的要发疯，亲自跪在汉奸队长面前苦苦哀告，这当然是无济于事的。汉奸队长不但不听他的哀告，还抓了他当民伕，要他亲手砍掉自己的半人高的玉米，亲手推平自己的地界。崔有炳连气加疼，干着活猛地觉着天昏地转，两眼发黑，刚想扔下铁锹歇一下，正巧让那个监工的鬼子看见，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抽了他一顿皮鞭子，打的满脸是血。幸亏崔成的爹崔有光冒着危险去央告，向鬼子说他有病，才把崔有炳救出来。为了这个，崔有光的背脊上还挨了几鞭子。

从那以后，崔有炳就没心过日子了，没了五亩好地，就像抄了半个家业；再加上吃了这口窝囊气，真要活活地把人憋死。这时候，抗日游击队开始在这一带活动，崔成的爹崔有光跟游击队先接上了关系，给游击队送信，探情报，搞粮食。崔有炳通过崔有光的关系，在1943年参加了县大队。因为他的腿脚不大好，鬼子投降以后，上级就批准他复员回家了。崔有炳在部队里入了党，回村以后，就担任村长和村支部书记，一直到现在。整整十年了，崔家庄的一切工作，差不多都是在崔有炳领导下做的。他领

導羣衆斗倒了惡霸地主崔八橫，完成了土地改革；然後，一連幾年的大生產運動。到了大軍渡江全國解放以後，他已經上升到一個富裕中農的水平了。

在這十几年當中，崔有炳在黨的領導下，的確做了不少的工作，使黨在崔家莊扎了根。現在，崔家莊的黨支部，除了提拔出來當區鄉幹部的不算，還有二十個黨員。也許是因為他是莊上最老的黨員（最老的黨員只有崔有光和崔有炳，崔有光早在1944年就被鬼子殺害了）。更重要的是他在打鬼子、土地改革、領導大家開展大生產運動這些工作中，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地拚命地干，他在莊上的威信是很高的。不要說是村里的幹部們、黨員們都尊重他，就是區里的幹部甚至縣上的同志都很尊重他。區委書記是鬼子投降以後才參加工作的，有兩個區委委員就是崔家莊的人，是崔有炳親手發展入黨的。因為崔有炳的資格老，工作也做的不錯，區里的幹部們就有些過份放心了，動不動就拿崔家莊做典型，夸獎表揚一番。久而久之，這種領導關係就不正常了，區里認為崔家莊有崔有炳頂着，工作不會有大紕漏，就不大管了。因此，這莊上不大見得到區里幹部的影子，就是偶爾來個幹部，也是點點卯就走，那麼客客氣氣的，說是來學習學習，看有什麼先進經驗沒有，從來沒有人來深入檢查工作，挑挑毛病。

就在領導上過份相信和過份放任之下，崔有炳慢慢地起了變化。這種變化是不容易一下子看出來的，像一種潛伏期很長的病，開頭不擋吃不擋喝，像沒有這回事兒，

可是等到你發覺有病的时候，就危險了。崔有炳处在这种环境里，他的思想包袱越背越重。当然，他自己並沒有感觉到。比方說：他覺得他是崔家庄的“开国元勳”，崔家庄沒有他崔有炳，还不知落后到什么样呢，至于 党組織，更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。他常常爱这样說：“我就像一只老母鷄，抱的蛋也不少哩。”当他發現哪一个黨員有毛病的时候，他就摆出那一套“过五关斬六將”的老話来，說打鬼子那时候如何如何艰苦，現在当个黨員有啥了不起，还不好好干！至于他自己有什么缺点，就看不見了。如果偶尔听到区里干部对他有什么反映，即便算不上是正式的批評，他就受不了，拿出不以为然的腔調說：“哼，你来挑我的毛病，我看到的也比你听到的多，你吃革命飯才几年？”

这样一来，区里的干部怕和他鬧翻，怕說不过他，怕讓他問的下不了台，就更少到崔家庄来了，沒有要紧的事，都繞过去。崔有炳呢，觉得这种現象是正常的，應該这样。

他的日子越来越好，本来是件好事，可是对于一个觉悟不够的黨員來說，却成了絆脚石。

崔有炳参加革命，本心眼兒里 就是为了一件事——打鬼子。因为日本鬼子不讓他过安穩日子，搗爛了他这个窩，不打走鬼子就沒法活。参加革命以后，虽說听了些革命道理，也知道要鬧什么共产主义。可是，因为他不爱學習，这些道理始終也沒攔在心上。等到胜利了，庄子上又是一片升平气象的时候，为什么干革命，这个道理在他的头脑里，也就越来越淡了。生活越改善，就越忘了革